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八十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亂賊表敘

春秋弑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雜然發傳左曰

君無道也

文十六年

公羊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

文十八年

穀梁曰

君惡甚矣

成十八年

其大旨略同啖氏于莒弑其君庶其傳辨之曰

春秋弑君例惡甚者不書賊臣之名懲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不道子可致逆嗚呼三傳謬矣啖亦未爲得也夫君父一而已矣聞有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弑

之者乎使欲懲暴君而先寬弑逆之罪使忍爲大惡者俱得有
所緣以藉口是春秋教人爲篡弑也烏觀所謂春秋成而亂臣
賊子懼乎然則其義云何彙纂之言曰春秋因魯史魯史之文
因赴告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夫弑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
情必不肯以實赴今使後世有殺人者不得其名姓則有當日
之勘驗有司之鞠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眞犯始出春秋無是也
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爲比黨而以委罪于微
者赴如羽父弑隱公而討寯氏之類則魯史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只得從其
赴而書之孔子生百年後而欲遍考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
眞則顯與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果實此疑獄也故削
其所誘之人而懸其獄以俟後日之自定此聖人闕疑之學也

然則弑君而書其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弑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焉弑君而其賊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衛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弑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以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弑君而代爲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得而指者楚商臣弑其君顓齊商人弑其君舍陳乞弑其君荼商臣蠻夷之習若禽獸然不知弑父之爲罪商人蔑視舍無威不以爲君而陳氏方憫然欲代有齊國無所顧忌已不知諱舉國無代爲之諱其事昭彰耳目齊魯又近魯現使單伯請叔姬而見執雖不赴而魯史得據實事書也又如里克弑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弑卓子而惠公殺里克故後以弑赴而前以殺其君之子

赴也棄疾假手于比而已卽殺之故比以弑其君虔赴而已以
討賊赴也宋華督衛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督方以立馮爲己
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旣行賂則不以弑赴而可知其爲弑喜
以弑剝復術爲復正彼以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爲弑也許世
子止爲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
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聖人第削其歸獄之
人如寯氏及圍人
犖卜齒之類以俟後人徐求元惡大憝之所在此萬世之

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
寇以鞠定其獄而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誤安知所聞之果
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弑也由邴歆閻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
此二人賊殺之而特歸獄此一入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

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耶
髡頑楚麋齊陽生實弑而以卒赴聖人亦卒之卒之何也事介
隱微無從昭晰聖人亦無如何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
特末滅之以著暴君之罪又謂楚圖方大合諸侯于申聖人憫
中國之不能討而先略圍之篡弑以扶中國是謂掩耳盜鈴求
之愈深曲而于聖人之意愈背馳是諸儒之過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弑逆之
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余應
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
元凶劬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于前而彼不

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翬帥師公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盟雒戎必書晉趙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統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凜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

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
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
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
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
聖人之作春秋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
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第從其
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
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真偽哉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春秋亂賊最甚弑君其次逐君弑君或書國或書人或書名氏
而既爲論著之矣至出君則概以君自奔爲文不書逐君者之

名氏此蓋聖人之特筆不由赴告不因魯史欲以警惕震動乎人君使知謹其操柄而得制馭臣子之道也何以明之考襄二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于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則當日赴告與列國史官書法之明證而經於十四年莒書衛侯行出奔齊若爲孫林父甯殖掩其惡何哉曰此聖人端本清原之義欲垂萬世鑒戒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夫君出令者也社稷于是乎凝承臣民于是乎統馭故君而見弑則討賊之義嚴諸臣子君身尚在則制馭之道責諸君身君而淫虐不道或闕冗萎蕪則君不君而徒以一身寄諸巍巍之上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墮也哉曰出奔者言已不能居其位此太康之距于河五子之

歌之所以痛恨厲王之流于瑗板蕩詩人之所以告哀者也人君知鑒乎此而發憤自強如宣王之能中興則有方叔召虎爲之臣如晉悼之能復伯則有荀罃魏絳爲之佐功業爛然天祿永固何至竄亡相繼也哉

許世子止弑其君論

案三傳皆謂止非弑彙纂亦從之而斥歐陽子之說爲非是愚案左氏之言與公穀別如左所云則許世子不得辭乎弑諸儒所稱不嘗藥與左氏之言絕遠若據之以爲非弑是非特不信經文并錯看左傳矣夫所謂不嘗藥者庸醫不識病症妄投藥劑人子失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後世多有謂之非弑可也而左傳則云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又

云舍藥物可也杜註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責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如此則無論誤與故皆不得辭乎弑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父有疾其慎重宜何如者以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緩于秦計止身為儲嗣年尚幼小國事所當與知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為是以君父為嘗試也雖果嘗藥何益于事固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致立斃者亦不得以其嘗藥遂可求解于弑君之罪是則左氏所云已顯然為弑君立案而謂止非弑君其可乎彙纂又解之曰止之非弑有可屬辭此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左傳明言太子奔晉夫國人以弑赴于諸侯必其為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幾病死不得

以弗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弑也又謂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楚
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
過欲利其土地耳豈真爲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
故遂置而不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虛實至冬而
葬止已出奔罪人已得國人以禮葬舊君魯遣使往會其弑逆
之跡已昭然暴白于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爲赦止之罪歐陽子
謂旣以大逆加人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敢春秋之用
法不若是也至穀梁之說尤爲誣妄哭泣歆粥嗑不容粒未
踰年而死則是止爲孝子也在有司折獄固當矜疑而聖人作
經遽加以大逆之罪與搯刃而殺其父者同科此殘刻之吏周
興來俊臣之所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若懼後世有假托者而

借一止以立教則是聖人加誅于無罪之人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誅一無罪以垂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之迂且曲也趙氏木訥謂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然歐陽止謂宜信經棄傳愚謂卽據左傳而其罪狀已顯然謹標出之以告後世之善讀左氏者

孔子請討陳恒論

案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己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子程子顧紉之謂如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

特其餘事耳豈計魯人之眾寡嗚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元謨之伐魏韓侂冑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如漢翟義之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於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于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弑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尙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人尙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

告于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于韓趙魏與陳氏唇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羈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已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真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眾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

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
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
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于齊君
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
見諸實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
謂事第當揆于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
德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
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
余向惡夫世之詆訾宋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
備論之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

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言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于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賙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于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弑逆之賊擅國柄對其君父藁葬路隅若樂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而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弑逆之迹而反告于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

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譎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事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既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藁葬不書葬足以彰暴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春秋左傳兵謀表敘

史稱關壯繆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

嘗曰用兵在先定謀爨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甚哉經術之足以戡亂也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春秋以前爲湯武之仁義春秋中葉爲桓文之節制逮其季年吳越用兵則以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運後世出奇無方之智而鄭宋交取師爲戰國長平之阬所自始世運遷流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傳文所載初年仍古法用車最後毀車崇卒吳楚越則用舟師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陳法則爲鶴爲鵝爲魚麗之陳爲支離之卒其兩軍交鋒則曰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橫擊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燧象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綜其大要

爲類十有二臚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業而已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昔孔子假年學易於子夏子貢許其可與言詩明他弟子不能與也太史公謂孟子長于詩書而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孔孟之訓人讀書如此蓋聖賢以經垂教凡學者脩己治人之術胥于此焉在夫豈拘牽文義膠泥詁訓同固哉叟之見哉自漢儒各守師說專門名家于是有同一經而黨枯護朽此是彼非蘄說經而經愈晦余觀左氏所載賦詩凡二十五引書據義三十二言易十有七善哉乎鄭夾漈之言之也曰吾于敬仲之筮

得互體之說焉于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爲主之說焉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于秦伯之筮得繫辭之異于今文者之說焉豈惟易哉凡詩與書靡不然也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傳謂之商書明箕子有不臣周之義巧言之卒章怒孫文子識河流變遷之始于褰裳蔓草有女同車與蘼兮贈答韓宣子知毛鄭之說之有所自而朱子概斥爲淫奔有未安嗚呼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微特士大夫也穆姜以一淫婦人而占易而知筮史之非賦詩而拜大夫之辱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

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間哉後世遭秦滅學漢儒掇拾于煨燼之餘或經口授故有南北之說經各異于是詩有齊魯韓毛書有古今文易有連山歸藏周易而春秋之經學亡矣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卽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斥周禮爲譌者心輒惡之五十以後輯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爲漢儒傳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疎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

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靡不釐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却百半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強敵也甯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郤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
考據各以當時大小疆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
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
若周公束之高閣未嘗班列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旣行
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制不
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懵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
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
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
夫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于漢武
帝之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
稍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

年始而信中而疑後乃確見爲非真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請以質當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

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敘

昔杜元凱作春秋釋例世人未之重獨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當亦孤行至今百世遂爲定論然愚嘗受其書而反覆之杜氏之邃精且博者莫如作長麻以正春秋之失閏作土地名以及列國之地理其學誠絕出古今至其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贈昭十二年子產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既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爲

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考晉泰始十年武
元楊皇后崩既葬博士張清議皇太子宜從權制除喪卽吉陳
達議以爲宜終服三年有詔更詳議時預爲尙書建議以爲古
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
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皇太子宜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盧欽
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
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晏樂已
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制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
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賻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喪服諒闇之證學者
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非必

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因遂具議爲奏
奏上詔從其議皇太子卒哭除衰麻時預議初出內外多恠之
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
垂示將來嗚呼元凱歷事至久讀書至深親見當世行三年喪
者多飲酒食肉宴樂嫁娶不循軌則況以天子之喪勒令天下
士庶皆從重服勢必小人皆違法犯禁君子皆徇名失實以爲
制不稱情讀春秋而見當日諸侯之例皆旣葬成君列于會盟
不知此自當時之失禮非先王本制也欲執此爲定制令上下
可通行爲短喪者立赤幟論者謂其得罪名教豈過論哉嗚呼
元凱釋春秋而至倡爲短喪歐陽永叔援儀禮而至倡爲兩本
二父經術之誤害于政事千古同病不可不戒也謹條列其註

左數條與其當日所建白列諸簡端令後世考古者知別擇焉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因爲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嗚呼大夫爲諸侯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而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乎爲此說者不過欲以名字見褒貶爾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洩治之直諫而外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憖之爲國除惡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

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平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邾儀父爲字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齊侯祿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而支離穿鑿之弊掃除過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爲克之字計其年分尤遼遠盟于隱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未必以卽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爲儀父之子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鄒黎來均爲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爲字而以葛盧與黎來爲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列國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既不書其字孔子于百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耶

社于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俱有字書于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既已正典刑與逃竄其本國方深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于諸侯耶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爲褒稱名爲貶子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十六年續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耶

春秋人物表敘

昔班孟堅纂漢書列表十其終曰古今人表余讀之殊苦其不倫自邃古義皇以至孔子下逮桀紂幽厲妲己褒姒夏姬之徒列爲九等猥雜已甚且世代遼遠難可悉數以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號爲極盛無論孔子大聖垂法萬世卽如柳下惠之和聖季札蘧伯玉之大賢亦古今罕儷而讒佞亂賊之徒

後世之殊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見于春秋之世無他國異政則賢否絕殊世變亟則奸邪輩出也謹就其中區其類爲十有三曰賢聖曰純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獨行曰文學曰辭令曰佞臣曰讒臣曰賊臣曰亂臣曰俠勇而以方伎終焉凡孔門弟子之見于左傳者靡不具載所謂附驥尾而名益顯其餘寧慎無濫而向成樂書之列於讒臣衛子鮮之不得列于獨行亦春秋推見至隱原情定罪之意云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強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弑其君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弑君歷

六十七年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憝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
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
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爲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
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爲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
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爲衛桓之駢首就夷卽爲晉之三世有亂
其機間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
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皙仍使之
餽口于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于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爲
殺旣于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
段使不爲亂哉段恃母之寵愛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
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

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碯純臣豈有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佐州吁弑君石碯熟視十六年不能禁直至問定君之計詭計請陳而使殺之此實出于無奈而謂石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子乎嗚呼于石碯之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于莊公之以罪逐其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于殺此見世俗之情私于父子而薄于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爲眾所惡無有肯爲之平反者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蓋猶懲鄭莊之辜而卒肇金川門之禍讀書無識千古眯目可一歎也莊公之罪罪在誓母黃泉爲得罪名教耳使爲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涕泣以訓誨其子

俾之率德改行而復任爲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庸蔡仲合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于明建文之遜國則譏其不克負荷于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反是春秋之世篡弒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于稱人以弒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于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之使君父于凡桀鰲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之事不見于經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著明隱四年書衛州吁弒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之罪亦難辭矣隱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鄆稱鄭伯舉爵爲無譏段不言弟爲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斷以

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

鄭莊公後論

嗚呼余讀春秋鄭伯克段傳而竊歎明建文之世其所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失守天下而卒不祀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爲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外焉以極制防之心而出以慈愛雖係奸謀實關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羣臣爭欲除段而莊公持重不發蓋欲蓄全力以待其敝而建文失于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護衛周齊湘岷同受縲繫俾之合志併力而虜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之雄武可埒燕王而又多一姜氏爲之內主而莊公一舉勝之絕不震驚此必有先爲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

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倣周
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燕兵爲慮其疎警備三也嗚呼
儒者謀國其居平議論勳謂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意
以藩臣弄兵如狂駭孺子不久自斃誰知有雄大桀驚如燕王
者頓移天祚此時雖十族以殉何補于國此尤可歎息痛恨者
也夫子刪詩于鄭風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于唐風錄揚水
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略相似而
晉祚卒移于曲沃莊公手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
克正與錄詩之意相對照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春秋于凡叛
臣之入國者一則曰鄭人殺良霄再則曰晉人殺欒盈稱人謂
夫人之所得殺絕無憐憫伯有與欒盈之意獨至叔段則曰段

無罪莊公養成其惡而殺之從來書法以稱人爲貶稱爵爲無
譏而于亂臣賊子則反是尤不可解嗚呼春秋初年奪適搆亂
之事列國多有而其始靡不由于助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
奔衛衛桓爲之伐鄭未幾而卽見殺于州吁州吁弑君魯隱爲
之伐鄭以定其位未幾而卽見弑于羽父鄭莊親受共叔之亂
而卒助魯桓助宋莊遣其子厲公始而篡忽繼殺子儀且反公
父定叔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亂臣賊子同惡相濟雖其親
父子且弗顧而後之儒者又可助段而揚其幟乎余熟覽春秋
列國時事及有明建文之世而歎左穀釋經與經意悖足爲後
世召亂謹書此以質後之君子

鄭莊公第三論

余於莊公叔段事既再爲論以明之而穀梁之論尤謬穀梁曰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致明建文帝於燕師軼境之日猶勅諸將
無使朕有殺叔父名使叛逆之臣聞之輕騎深入冒險突圍諸
將莫敢加兵卒肇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
啟之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
賊則非親二者不容並立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况親執干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縱釋不誅以遺後患乎
且其言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
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爲亂賊立一護符爲君父設一箝
制致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寧使諸侯誅之無傷母
氏意而後世儒者謂同於舜之處象飾退讓之小名忽宗社之

大計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滅亡之道也且以段之興兵聚眾
跋扈肆橫而曰猶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夫段豈懷中之赤
子乎果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于商矣若謂周公爲國家
除難而鄭莊止利一身殊不知莊公既立則社稷爲重而身爲
輕段所圖利者鄭之社稷非止莊公一身也若以此引嫌則當
於嗣位之初先宜退讓而弗居不當既立而輕以其國爲兒戲
公穀俱謂殺母弟直稱君甚之比於天王之殺佞夫夫儋括欲
殺王而立佞夫佞夫不知此出於無罪而見殺烏可與段比例
故佞夫書弟而段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余謂孔子作春秋以
討亂賊而三傳不明大義解經而適以亂經孔子明書趙盾弑
其君夷臯三傳則曰非弑也不討賊也如此則司馬昭亦可云

非弑孔子明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傳則云非弑也進莩而
藥殺也如此則霍顯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三傳則曰非叛也欲清君側之惡人如此則朱全忠李茂貞
之徒皆得以橫行無忌孔子明書子野卒與子般卒子卒同例
三傳則曰毀也如此則凡斃其君於宮庭隱處者皆得以售其
奸夫趙鞅晉陽之甲夫人而知其非趙盾許止之獄歐陽公有
定論卽子野之蒙弑前明諸儒及近世方望溪氏猶有能白發
其奸者獨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篡逆臣子成事則
爲成師之世享晉國燕王之晏有天下不成而猶得爲叔段蒙
文人學士之哀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昌黎云春秋三傳
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無故哉

衛石碻論

嗚呼吾觀于春秋衛石子之事而知古來之除奸必出于慎密持重而輕發則未有不敗者也當石碻之極諫于莊公時此特禍之始萌耳逮莊公薨而桓公立此時莊姜爲主于內石碻老臣柄政于外豈不可奪其兵柄斥居外國亂何從生而顧告老以去此必度知桓公之爲人柔懦不足與圖事又州吁權譎能使其眾觀石碻之子厚爲之出外力則其人可知先發恐至僨事故隱忍不發至十六年亂果成列國不惟不能討而反爲之援此時石碻決計圖之然猶未敢聲言討賊父子之間未嘗偶露至石厚問定君之計乃使入陳請覲告于陳而使執之此特一匹夫之力耳可見兵權在握君無如其臣何父無如其子何

然此計何不發之于十六年之前使桓公不至于弑而國君親
立州吁罪惡未著則爲桓公內不能容其弟莊姜下不能容其
子而石碯以殘害骨肉導其君要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嗚
呼始之能慎後之能斷指麾談笑變故立定石碯可謂千古一
人矣後世具此大力以小人而除小人則有若元載之于魚朝
恩史彌遠之于韓侂胄而大臣謀國誅翦巨憝則若王曾之除
丁謂楊一清用張永以除劉瑾徐階之計除嚴嵩俱外不設異
同之迹機會可乘不崇朝而制其外命譬之搏虎一擊不勝則
將爲所噬吾獨悲夫明季諸君子絕無長慮却顧之術虛張聲
勢恣意抨擊俱入奸闖之手卒之身填牢戶而國運亦隨以斃
後之君子其亦觀于石碯之事而審所措置哉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從古一國之興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後利而先義推賢而讓能蓋自唐虞之世禹臯稷契交讓一堂下逮春秋伯者之佐亦莫不稟此意以周旋無後世草昧初起飲酒爭功拔劍擊柱之態于此益知先王禮義之教去人未遠也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況三人皆天下才而當作中軍謀元帥之時趙衰薦卻縠又讓欒枝先軫狐偃讓于狐毛而已佐之猶曰此其同列兄弟也逮狐毛先軫子且居爲上軍將而狐偃佐之先軫子且居嗣爲中軍將而趙衰佐之胥臣亦舉卻缺而終三人之世未嘗將中軍夫狐趙于先且居爲丈人行而先

軫未嘗有從亡之功乃父子並將中軍上軍兩世而狐趙爲之
佐先氏偃然列其上而不疑狐趙泰然處其下而不忌相與出
奇効策戮力同心此豈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氣運使然天
生此三人以昌晉之伯也至再世以後狐偃子射姑以易班殺
陽處父矣趙盾逐賈季放胥甲父矣胥童以胥克之廢怨卻氏
矣植黨樹權營私報怨卽其父子祖孫已有絕不相似者殆亦
有莫之爲而爲者耶余觀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于爭而成于
讓樊舞陽以蓋世英雄而淮陰侯謂生乃與噲等爲伍李道宗
以宗藩宿將而尉遲敬德至拳毆道宗目幾眇趙韓王以儒臣
佐命亦不免有專權之譏蓋讓德之難如此元李思齊與察罕
同起兵逮察罕死子擴廓總天下軍而思齊不爲之下至治兵

相攻若三人者豈特天分過人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浸淫而不自知觀趙衰之薦卻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胥臣之舉卻縠曰敬德之聚而子犯詔公子不以得國爲利至蹈九死而不悔非有得于聖賢之教而能然乎夫三子偶不爲聖人所論列而曾氏傳大學戒言利而述舅犯仁親之訓其意以爲過齊管仲遠矣夫鮑叔牙薦管仲而管仲治齊專與魚鹽之利不聞爲國樹人三子所舉人才晉國賴其利者再世而管仲歿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不聞有管仲推轂之臣爲國柱石主持國是則較三子者之優劣豈不大相遠哉

鄭燭之武論

世多稱燭之武退秦師謂與展喜犒齊師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以余考之良不然燭武特戰國策士之先聲偷取一時之利其實兆鄭二百年晉楚之禍者燭武爲之也何則鄭之大患在楚而唯秦與晉合則力足以抗楚庇鄭而無患往者齊桓嘗勤鄭矣卒之楚患未已甚者江黃則爲楚所滅獨至城濮之役晉合齊秦攘楚楚力屈遠遁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今一旦秦晉以小嫌伐鄭其實主兵者晉也爲鄭之計宜屈體以求成于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權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者如故也乃聞秦撓晉用三帥戍之未幾秦旋圖鄭使晉襄不禦之于殺而鄭蚤爲秦滅矣一自殺之師起而秦晉之仇不解楚且乘間以合于秦使晉力疲于西不得復致力于東楚得日翦東諸侯而無忌鄭且駸駸日逼矣夫秦晉楚匹也燭武第知當日說秦可以紓

二患不知啟秦窺覷之心而又多一秦患幸而殺師扼之而秦患不至而晉勢孤力分不能抗楚而楚禍方深厥後秦晉之仇二百年不解而鄭國晉楚之禍亦二百年不息犧牲玉帛待于二竟猶不得免是誰之咎哉晉悼之興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猶晉之有秦患也楚勢稍屈而鄭亦得以稍安然吳卒肆橫齊魯且惴惴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而有餘無用召吳中國不特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年事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爲之階也後之當事變者長慮却顧審擇所從毋偷一時之利而釀百年之害致蹈燭武之故智哉

衛蘧伯玉論

余觀伯玉世稱大賢夫子亟稱之及觀左氏傳于襄十四年孫

甯逐其君衍逮二十五年衍復入伯玉俱不對從近關出曰嗟
乎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尙安得爲
伯玉乎哉且夫子之作春秋將以嚴君臣之分立臣子之防使
爲人臣者盡忠不貳以事其君今以伯玉此舉爲合道是使後
世之偷祿取容全生苟免者有以藉口與春秋之志違矣夫食
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傳曰謀人之家國危則亡之當孫林父之
以謀告伯玉也伯玉能正色直辭以折之使不敢動上也不然
乞師大國討孫甯之罪而復其君次也不然則逃之深山終身
不復出又其次也乃衍出而臣剽剽弑而復臣衍有事則束身
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視其君如奕棋漠然不關其慮是五代
之季畔亂反覆者之所爲而謂伯玉出此乎哉或謂伯玉身非

正卿故委蛇以合道又非也夫位之崇卑不同而其爲人臣子則一也今有人欲劫質其父謀之其子更十年而復歸之其子乃怱然不顧其父之出也聽之其父之歸也復受之是尙安得爲人子乎或又謂衛侯之出其君實甚晏子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者非歟曰晏子之論後世猶有非之者况獻公之出特以不禮于權臣而孫甯謀先非有淫昏不可道之行尤不可與齊莊之弑同日語也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如此曰然則左氏非實錄歟曰左史一也史于武公之德而謂其弑共伯而自立豈弑立之事亦有可信者歟

列國諡法考

鄭夾漈著諡法略謂諡有美而無譏臣子當大故之際而加譏

貶于君父非先王之法楚頽諡之曰靈不暝曰成乃暝此蠻夷之習也嗚呼鄭氏好爲異論而不自知其顯同于始皇之見且鄭氏獨未聞孟子乎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係周時人幽厲豈非惡諡其疎謬不待辨而可知矣迺余遍考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諡者惟魯衛晉齊四國爲然然皆卿有諡而大夫無諡公族世卿有諡而庶姓無諡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諡而臣無諡至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諡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諡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諡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皆赫然著見于春秋之世而後世不聞以諡稱二百四十二年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

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弘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武子
賸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弘明之曰諡其餘則無註又晉
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諡此第見于
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諡者最多篡弒之賊如魯
共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
諡而衛之史魚蘧伯玉無諡孔子大聖人亦無諡則以異姓非
世爲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諡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
晉有非公族而得諡者惟樂王鮒一人則或以晉君之嬖而爲
范氏私人之故夫易名之典起于周公當時以直道行之而其
後世惟論爵秩之崇卑且爲世室大家所竊據而虛稱美號加
于篡逆之賊如慶父之爲共意如之爲平謬鑿尤甚周公之後

裔且然況其外餘子乎子貢與孔子尙論諸賢如孔文子公叔
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思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誄子貢
不聞請諡意其時已成習尙雖孔子大聖不得援公族之例以
請歟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瞽子邾之苜成子他
國行諡亦間有之然傳文闕略莫可深考吳越之君如闔閭勾
踐皆無諡故以延陵季子之賢而亦不得諡成十四年莒子朱
卒楊氏士勛曰渠邱公也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徐子章
禹亦無諡是則蠻夷之俗不知有諡而鄭氏之言顧反之此尤
不思之甚也夫諸國之無諡用夷禮宋之無諡因殷禮獨鄭爲
王室懿親冠蓋交于中國而其諡見于傳者寥寥止三四人然
其行事皆不概見于春秋其顯然著名者則無諡此不可解者

余爲列其端緒以俟後之君子博考而得其故焉

春秋列女表敘

周家世有婦德自周姜以迄任姒世嗣徽音文王后妃化行江漢其易汙亂以真信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春秋之世四百餘年禮教陵夷衛與新臺之刺齊有南山之行魯以秉禮之國再世女禍文武之家法盡矣吾夫子作春秋內大惡諱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如齊師享祝邱繁稱不殺豈非著其淫泆不道爲世鑒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以春秋卿大夫家咸淫姣失行外于禮法通室易內恬不知恥春秋大書紀叔姬宋共姬之卒蓋欲撥亂世反之正而或謂叔姬不當歸鄫共姬女而不婦聖人書之以示譏一何刺謬乎余倣孟堅遺意將春

秋列女區爲三等最上節行其次明哲下則縱恣不度因而
國喪家戕夫殺子者有之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衛夷姜晉齊姜辨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
說者因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嘗反覆核其年而知左氏之
誣也据閔二年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註謂蓋年十五六宣公
之在位止十九年而朔尙有其兄壽則奪伋妻之事計當在卽
位之元二兩年伋年可娶亦必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
十六年而爲州吁所弑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卽位之初年矣凡
先君之妾媵嗣君當嚴閉深宮無有他公子得濁亂宮掖者而
宣公爲公子時又出居邢遠寄他國無由得近借令有之亦當

閔不令宣何乃顯然屬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此且夷姜何人當卽莊姜之姪娣也而右公子卽宣公之兄弟莊姜嚴正惡州吁之好兵豈反不惡宣公之淫亂而石碯老臣謀國手定州吁之難創深痛鉅豈有迎穢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爲君此萬萬必無之理至獻公之于齊姜事尤不類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係晉獻公之十一年若申生是烝武公之妾所生想當在卽位後年不過十歲重耳夷吾必當更幼以三稚子守宗邑與邊疆適足啟戎心而使民慢何謂威民而懼戎又僖二十八年杜註謂重耳年十七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合共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据此則重耳守蒲時止六齡耳尤不可當重任觀楚子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時楚

子年已五十而謂人四十者爲天假之年可乎案史記重耳奔狄時年四十三歸國時年六十二則城濮之戰年已六十六與左氏假年之說相符合計守蒲時年三十二矣而申生居長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是時武公暴起方圖并晉志意精明豈有縱其子淫昏之事卽使有子豈宜復立爲太子唐之高宗不聞于太宗之世而先通武后也竊意夷姜齊姜皆二君未卽位時所娶之適夫人後因寵衰見廢橫加之罪左氏因而甚之耳史記俱不及烝淫事于衛則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于晉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史公亦喜談女德者而于此二君則母曰夫人子曰太子絕無曖昧不可道之事此尤信而可徵者也夫宣公奪子婦獻公惑驪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三
姬以致大亂幾亡國俱無足深道獨惜伋子之兄弟爭死申生
不敢明驪姬之過爲千古之純孝而其母蒙不韙之名不得不
爲之辨爲考其年之先後而論著之如此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三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一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蜀石經毛詩殘字

見王侍郎昶金石萃編

經文起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詒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不瑕

不害毛傳鄭箋起爵位故以興焉詒有何不可而不去乎

全文不錄

今取經序傳箋之與明北監本注疏有異者條列于後

鵲巢維鳩居之箋鳴鳩因鵲成巢而居之

監本作而居有之

諭猶國

君夫人來嫁

監本無諭字

百兩御之傳送迎之車皆百乘

監本作送御

箋是子如鳴鳩之子

監本是无子字

采芣序箋共祭祀者

監本共作奉

于沼于沚傳于於也沼池也

監本

無也字此下凡傳箋中也字監本無者皆仿此無關文義故不備錄

公侯夫人執芣采以助祭

祀監本采作榮箋同夙夜在公箋早夜在於公事監本無於

禮記曰今本無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舒遲貌也監本無言

事有儀監本作箋夫人釋祭服而去其髮髻監本無無疲倦

之失監本疲草蟲序注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也

監本此序無箋此三句乃嚶嚶草蟲趨趨阜螽傳趨趨跳躍

也監本無阜螽螿螿也監本作螿箋草蟲鳴而阜螽躍而從

之監本鳴下猶男女嫁時監本作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猶

有歸宗之義監本無箋謂在塗之時也監本無在塗之時監

無之時亦既覲止箋既覲謂已婚禮也監本婚作昏後凡婚

言采其蕨箋猶今之行嫁者監本猶下有已

采蘋序注全用箋語此下十有五年而笄監本無今既嫁而

凡序注皆仿此

爲大夫妻監本無而字能循其所爲女子之時監本無所字所學可觀

之事監本作所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蘋

大萍也監本作大萍沈曰蘋浮曰藻監本傳無此六字惟篇首序下引陸氏經典釋文韓詩云

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箋芼之以蘋藻監本作芼用蘋藻此祭祭女所出祖也監本

祭字不重婦人行尚柔順監本婦人下有之字維筐及筥于以湘之傳員曰

筥監本員作圓湘烹也監本烹作亨下箋亦同箋是鉶羹之芼也監本鉶作劔宗

室牖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監本作大宗箋此祭禮唯君使有司

爲之監本無禮字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必先醴之於宗室監本醴作

禮下箋云非醴也父禮之二醴字並同箋主婦設羹者監本無婦字祭禮主婦設羹

教成祭之監本祭禮作祭事祭之作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婦禮監本成下其

齊盛蓋以黍稷監本作黍盛

甘棠序注食菜於召監本菜後封於燕監本於召伯所芟箋

芟草舍也監本此四字重煩勞百姓監本重上國人被其德

而說其化監本無

行露序注此殷之末世世監本作世此避唐諱豈不夙夜箋

夙夜早暮也監本無夜謂道中心之露太多監本無心故不

早早行耳監本無早彊暴之男監本彊暴仲春行事必以昏

昕之時監本無仲春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傳獄訟也監本

作塲箋云汝汝彊暴之男變異也監本汝作女後凡物有相

似而不同者監本無物有與事有似而非者監本物下士師

當審也監本土師室家不足箋云幣可以備也監本無室家

之道不足謂不以媒妁之言監本無之道不知六禮之來監本

作不何以穿我墉傳視墉之穿監本墉作牆推其物類監本無亦

不女從傳不女從監本無

羔羊素絲五紵傳古者素絲以黃裘不失其制監本黃作英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箋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監本於公上有從字故可自

得公食也監本無公食二字羔羊之縫傳言縫殺之大之與小監本無之

與二得其殺也監本作得其制無也字殷其雷傳殷雷聲也監本不重殷字

雷作雷下凡傳箋又喻其在外監本外下有也字召南之大夫監本無之

猶雷之殷殷然而發聲於南山之陽也監本無之而南也四字何斯

違斯莫敢或遑傳何何此君子也監本不重何字箋所命之四方監本

無四無敢或閑暇之時監本無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箋為君

使功業未成監本無歸哉歸哉者監本無在南山之下箋云

下謂山足下也

監本無下也二字

標有梅其實七兮箋謂女年二十

監本無年字

求我庶士迨其吉

兮箋嫁者眾士也

監本嫁者下有之字眾士下無也字

善時謂女年二十雖夏

未太大衰也

監本無女未二字

標有梅其實三兮箋此夏向晚梅之

墮落若多在者餘三也

監本向作鄉墮作墮若作差也作耳

迨及今兮

監本及作其

頃筐暨之箋謂夏之已晚以傾筐取之於地也

監本夏下之字脫下以字

未也字

迨其謂之傳則不待禮會而行之

監本行之下有者字所以蕃

育人且也

監本作人民此避唐諱缺筆後凡民字皆仿此

不待禮會而行

監本而行下有之者

二時雖不備

監本時下有禮字

相奔亦不禁也

監本無亦也二字

小星序注

謂禮有貴賤

監本有作命

疇彼小星三五在東傳疇徽貌也

監本作微

貌無則列宿更見之

監本無則之二字

寔命不同箋不敢當夕

監本無敢

字 維參與昴傳昴雷也監本作留也箋亦同箋猶諸妾雖賤與夫人亦

進御於君也監本無此二語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傳裯單被也監本作禪

被 箋以待進御之序也監本無也字不若亦言尊卑異數也監本無數

字 江有汜序嫡亦自悔者也監本無者字序注而不得心望也監本

作心 望之 江有汜傳江水決而復入爲汜監本無江水而三字箋然而並流

似嫡媵宜俱行之監本而作得無之字之子于歸監本無于字三章同箋云之子

是子謂嫡也監本之子下有是子也三字江有渚傳水坡或曰渚監本作水坡成

渚無 日字 箋江水流而渚水雷監本渚下無水字使已獨雷而不行監本無而

字 其後也處箋嫡亦悔過自止監本無亦字江有沱傳沱江水之

別者監本無水字箋岷山導江監本作岷山此避唐諱改岷從氏其嘯也歌箋嘯

者蹙口而出聲也監本無者也二字嫡有所思而說爲之監本無說字以

自解說之也

監本無二字

野有死麕序注無禮謂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刼負以成婚謂

紂時之世也

監本無禮下有者字謂作爲負作齋婚作昏無時字世作世無也字

野有死麕白

茅包之傳羣畋之所獲

監本畋作田無所字

箋裹野中者所分麕肉

監本

野中下有田字吉士誘之傳誘導也

監本作道也下箋同

箋欲吉士使媒人導

成之

監本無欲字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箋及野若有死鹿

監本無若字

非獨麕肉也

監本無肉字

純讀爲屯也

監本爲作如無也字

舒而脫脫兮傳

脫脫舒貌也

監本作舒遲

箋又疾時疆暴之男相刼負也

監本疾時下有

無禮二字

無感我悅兮箋奔走節則動其佩飾也悅音稅也

監本奔走上有箋云二字下有失字

節下無則字悅音稅也

何彼穠矣序以成肅雍之德也

監本雍作下並同

注繪總

監本繪作績何

彼禮矣唐棣之華傳禮由戎戎也

監本由作猶

箋王姬往乘之車

監本無之字

言嫁時始乘車

監本言下有其字

則已敬和矣

監本無矣字

維絲伊緡

監本緡作緡此避唐諱改昏從昏傳同

箋何以爲之子乎

監本無子字

絲爲之綸

監本作爲

以善道相求之

監本無之字

騶虞序則人倫既正

監本無則字

一發五豝

監本作壹發下章同

箋君則一

發而翼五豝

監本則作射五豝下有者字

戰禽獸之命也

監本無也字

于嗟乎

騶虞箋于嗟嘆美也

監本作美之也

一發五豝箋豕生三歲曰豝

監本

無歲字

柏舟序仁而不遇

監本作仁人不遇

注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監本近小

人上有君字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亦汎其流不以濟渡也

監本作亦

汎汎其流重汎字

箋舟濟渡物

監本濟作載物下有者字

今不見用

監本無見字

與羣

小竝列

監本作而與
羣小人竝列

耿耿不寐傳由傲傲也

監本由
作猶

箋言仁

人既不遇

監本無
言字

以遨以遊

監本遨作
敖傳同

我心匪鑿傳鑿所以

察形也

監本察作察此缺筆避孟
知祥祖諱箋同後仿此

箋我心匪如是鑿也

監本
匪作

非無
也字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以爲是也希耳

監本也
作者

責之不

以兄弟之道

監本無
不字

逢彼之怒傳彼之兄弟

監本作彼
彼兄弟

我心

匪石箋言已心至堅平

監本至
作志

威儀棣棣傳各有威儀爾

監本

爾作
耳

箋言德備而不遇

監本言下
有已字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傳愠

怨也

監本作
怒也

箋云悄悄憂也

監本無
此四字

羣小人在君側也

監本

羣下有
字也作者

寤辟有標傳標亦拊心貌

監本無
亦字

日居月諸箋君

道常明如月

監本作
如日

而有虧盈

監本而下
有月字

今君失道而任用

小人

監本無
用字

臣下專恣

監本臣下
作大臣

如匪澣衣箋衣之不澣則

潰亂垢辱

監本作衣之不澣則憤辱

綠衣序注綠當爲祿

監本有故作祿三字

今轉作綠

監本無今字

綠兮衣兮

綠衣黃裏箋綠兮衣兮者

監本綠作祿下綠衣次之緙衣反以黃爲裏綠皆作祿

諸侯

夫人祭服爲之下

監本無爲字

女所治兮箋亦喻其亂嫡妾之禮

也

監本無其也二字

我思古人箋我思此定尊卑

監本此下有人字

故心善

之

監本無故字末有也字

緝兮綌兮淒其以風箋緝綌所以當暑服也

監本無服也二字

喻失所也

監本喻下有其字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箋妻妾

貴賤有序也

監本作各有次序也

燕燕序注莊姜遠送于野

監本送下有之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

燕燕乙也

監本乙作鳥

燕之將飛

監本作于飛

箋于往也

監本無此三字

遠送

于野傳遠送過禮也

監本無也字

野郊外也

監本作郊外曰野

箋乃至於

野監本野下
有者字

舒己之憤盡己之情

監本無
兩之字

頡之頡之頡之傳飛上

曰頡飛下曰頡

監本兩飛字
下皆有而字

箋頡之興戴媯

監本頡之
作頡頡

遠送

于南傳陳口衛南

陳下闕一字
監本陳在衛南也

實勞我也

監本此似筆
我心此似筆

誤實是也

監本無此三字
本經典釋文語非毛傳

其心塞淵

監本此淵此避唐
諱缺筆作淵傳同

傳仲氏戴媯字也

監本無
氏字

箋任者以恩深相親信也

監本無
深字

孝友陸姻任恤也

監本無
作媯

日月序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

監本無而
作是三字

日居月諸箋以治

國之常道也

監本無
作者

逝不古處箋甚為其初時也

監本為
作違寧

不我顧箋云云寧猶曾也

復云字衍
監本無

是其所以不能定貌也

監本貌
作完

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恩相好也

監本無
恩字

寧不我報

傳我盡婦道而不得相報

監本無我
相二字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

親之如母

監本親上有又字

乃及養遇我而不終也

監本無而字

報我不

述箋不循者不循禮也

監本作不述不循禮也

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監本脫而字唐石經與此同

終風且暴顧我

則笑傳笑侮慢也

監本作侮之也

箋云既競日風矣

監本競作竟

而又有

暴疾之風

監本無有字末無之風二字

喻州吁之不爲

監本作爲不善

如終日風

之無休息

監本無日字休息作休止

而其間又甚惡

監本作有甚惡

視莊姜則

反笑也

監本作笑之

是無敬之甚也

監本敬下有字末無也字

中心是悼箋

云悼傷也

監本悼下有者字無傷也二字

傷其如是然而已

監本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六惠然肯來箋云惠順也

監本無此三字

不欲見其諛也

監本其下有獻字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箋既競日風

監本競作竟

且復曠不見日

監本

日下有矣字

而又曠也

監本也作者

喻州吁之闇亂甚也

監本無之字

願言

則噓箋我則噓矣

監本矣作也

此古之遺言也

監本言作語

擊鼓序注將兵伐鄭先告陳與宋

監本無兵字

宋殤公之卽位

監本

位下有也字

樊邑以賦

監本樊作敝

則衛國之願

監本願下有也字

伐鄭在魯

隱公四年也

監本無公也二字

踴躍用兵傳使衆踴躍用兵也

監本衆下

有皆字

箋謂始治兵也

監本作謂治兵時也

土國城漕箋或修土功於國

或修治漕城

監本修土功修作役治作理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從孫子

仲

監本無從字

公孫文仲也

監本公孫上有謂字

平陳與宋也

監本無也字

箋子

仲字也

監本無子也

平陳與宋

監本與作於

樊邑以賦

監本樊作敝

不我以

歸憂心有仲箋不與我歸者

監本者作期

豫憂也

監本也作之

爰居爰

處爰喪其馬傳有亡其馬

監本馬下有者字

箋今於何居也

監本也作乎

于林之下箋當於林下

監本作當於山林之下

軍行必依山川

監本作山林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箋生也死也監本也生也我與子成說

之恩監本成下有相字志在相救者監本相存救也不我活兮傳不我

生活也監本不下有與字箋軍事弃其伍約監本弃作棄棄字從世此避唐諱改作弃後棄

字皆仿此下無伍字離散而相遠監本無而字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信亟

也監本極也箋嗟其弃洵監本其棄約

凱風序注成孝子自責之意也監本成下有言字凱風自南傳凱風

樂夏之長養也監本無凱風二字末無也字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也監本

凱風上有與者以三字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傳天天盛貌也劬勞病苦

監本貌下無也字箋天天喻七子監本下有以字吹彼棘薪傳棘薪

言其盛就監本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箋母乃有叡智之

善德監本智作知我七子無善人而能報之監本無而字故母氏不安

我室

監本無
氏字

故去嫁也

監本故
作欲

在浚之下傳言有益於浚人

也

監本無人
也二字

載好其音箋與辭合順也

監本與下
有其字

雄雉序故

作是詩也

監本無故
也二字

洩洩其羽

監本洩洩作泄泄
避唐諱改傳同

我之懷矣

自詒伊阻箋繫由是也

監本由
作猶

君子行如是

監本子
作之

我安在

其朝而不去

監本無
在字

下上其音箋喻宣公小大其聲

監本喻
作與

展矣君子箋詠於君也

監本作翹
於君子也

瞻彼日月箋視日月之行

監本無
視字

迭往而迭來

監本無
而字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可謂為

有德行而君子

監本作可謂
為德行事君

或有所遣

監本無
此四字

女怨之故問

此

監本從女怨
故問此焉

匏有苦菜

監本菜作葉中從世避
唐諱作菜下傳箋同

傳匏謂之匏菜苦

監本作
匏謂之

瓠瓠

監本匏
作瓠

謂八月之時時陰陽交始可婚禮

監本

時字不重交字下有會深則厲淺則揭傳由帶以上為厲本

字可字下有以為二字本由上有謂字上字下本由膝以下為揭本揭者揭衣也本

有也字無為厲二字本作揭蹇本淺則揭以男女之際本矣屬上句本箋既以深涉記時本

衣也本作深本喻男女才性本下有之字本為之求妃偶本作耦本有瀾濟盈本

傳水人之所難也本有深字本箋喻犯禮深矣本作也本濟盈不本

濡軌雉鳴求其牡傳連禮義不由於道本違於作其本由雉鳴而本

求其牡矣本鳴下而有字本箋渡深水者必濡軌本有其字本雌鳴本

反求其牡本作雉本雍雍鳴鴈旭日始旦本離離傳同本傳旭日本

白始出本白字本大昕之時也本謂字未無也本字似婦人之從夫本

監本無本故昏禮用鴈本作焉本迨冰未泮箋謂正月中以前本

之字本無謂字末本二月中可以昏本末有矣字本招招舟子人涉印否本

傳舟人之子主濟渡者也監本無之箋舟人子號召當濟渡

者監本舟人下有之由媒人之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監本由

女下無字當下無濟字使為配匹也監本使下有而我獨否之監本無而人

涉印否印須我友傳我猶待之而不涉監本猶貞女不行已

知之監本無已

谷風序注新昏新為昏禮監本作新昏者習習谷風傳習習

和舒之貌也監本無之室家成則繼嗣生監本則龜勉同心

傳言龜勉思與君子同心也監本龜勉非夫婦之所宜也監本

無所也二字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箋然而根莖有美時監本根上

采之者不可以根莖惡之時并弃莜也監本無莖之二

喻夫婦禮義合監本夫婦顏色親監本顏色弃其相與室家

之道也

監本無室家二字
道作理末無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

貌也離也

監本貌下無也
字有違字

箋云違猶徘徊也

監本無違猶二字
徘徊作徘徊下同

不遠伊邇箋不能遠唯近耳

監本唯作維

誰謂荼苦箋而君子遇

於已薄之苦毒

監本無遇薄二字

以比方之

監本無以字

燕爾新昏

監本燕作

宴傳同

涇以渭濁箋涇水有渭

監本水下有以字

特正貌也

監本特作持無

也己之持心

監本作持正

因取以自喻也

監本也作焉

不我屑以箋當

家之室也

監本作當家室也

無逝我梁

監本無作毋下同箋同

遑恤我後箋皇

暇也

監本皇作遑

後世所生子孫

監本孫下有也字

方之舟之箋方榭也

監本榭作附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箋亡求有之

監本無之字

凡且有喪

箋凡且有凶禍之事

監本凡字下有於字

况我於君子之家事難易

監本

難易下

不以我能愔

監本無以字

箋君子不能以見驕樂我

監本見作

恩 賈用不售箋我脩婦道以事之監本以如賣物不售者也

監本物下有之昔育恐鞠監本鞠作鞠箋昔我幼穉時恐至

老窮匱監本穉下有之無所避也監本避既生既育箋既育

其財業監本無其字又既長老監本末言惡之甚也監本之

我有旨蓄傳貌美也監本貌以我御窮箋言君子亦但以我

禦窮苦之時監本無言有洗有潰箋而無溫潤之色監本無

不念昔者箋不念往者年穉監本作往

式微胡爲乎泥中傳泥中衛下邑也監本無

旄丘序注今稱伯者監本作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如

葛延蔓相連也監本作如葛之箋土氣暖監本暖何多日也

箋可以來而不來監本無汝日數何一多監本作女日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箋我君何以處此乎監本處下有於字必以衛有仁

義之道故監本故下有也字責衛今不行仁義也監本無也字必有以也

傳必以功德也監本作必有功德必以衛有功德也監本德下有故字又責

衛今不務功德監本末有也字匪車不東箋汝非無戎車乎監本無作有

流離之子傳流離鳥名也監本無名字始於愉樂監本於作而褒如充

耳箋無所聞知如人之耳聾也監本知字下有也字無如字

簡兮序仕於洽官監本洽作俗注同方將萬舞傳用之於宗廟山川

監本無於字箋萬舞干舞監本作干羽下有也字在前上處箋周禮太胥監本

作大胥以待教諸子監本作致舍菜合舞也監本菜作采無也字碩人保侯

傳碩大德也監本碩下有有人字有力如虎傳有文章也監本無也字成於

遠監本末有也字赫如渥赭傳祭有罍輝監本罍作界箋碩人顏色赫然

監本顏
作容

泉水靡日不思箋無一日不思也

監本作我無日不思聊與之謀箋聊

且晷之辭也

監本晷作畧下同末無也字

飲餞于禰箋通衛之道所經

監本

通作適

遄臻于衛箋疾至於衛而反

監本反作返

我思肥泉傳所歸

異於肥泉

監本於作爲

思須與漕箋故又思也

監本作思之

出門

監本作北門此蓋筆誤

出自北門傳背明向陰也

監本向作鄉謂末無也字

之何哉箋謂人事君無二志

監本作詩人

我入自外箋我從外入

監本外下有而字

北風北風其涼箋使已散亂去也

監本無去也二字

惠而好我箋性

仁愛人

監本無人字

其虛其邪箋其政威儀

監本其故作

今皆以為急

刻之行也

監本也作矣

莫赤匪狐莫黑匪鳥箋猶今之君臣相承

爲惡則如一

監本無之則二字

靜女序注遺我以彤管之法

監本法作癩後皆仿此

愛而不見傳言志

往而行止

監本作行正箋亦仿此

貽我彤管傳女史書日月

監本書下有其字

則以之金環退之

監本以下無之字

悅懌女美

監本作說釋

箋云悅懌

監本

作說

女史以之說懌

監本作說釋

自牧歸荑傳茅之所生也

監本作所

始箋茅潔白之物也

監本潔作絜後仿此

可以共祭祀也

監本共作供未無也字

新臺鴻則離之箋鴻乃鳥而反離焉

監本而作也

二子乘舟序傳二子伋也壽也

監本作伋壽也

宣公爲伋取於齊齊

女而美

監本齊字不重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危也

監本無危字

中心養養

傳養養愁憂

監本愁作然

不瑕不害

監本作不瑕有害

箋我念思此二子

之事

監本作思念

大宗間代立後議

大興朱學士筠著

儀禮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何休公羊注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嫡之本也小宗者繼禰者也大宗者繼其始祖者也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明乎繼禰者不可以爲人後也又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明乎宗子之族人皆可以後宗子者也宗子在殤而死如之何曰以殤子之族同昭穆者後殤子之父而爲殤子服兄弟之服傳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言殤子無爲人父之道而大宗不可絕也宗子殤而族人之同昭穆無在者如之何曰宗子在殤而既冠昏矣有成人之道可勿殤也不然其擇諸殤子之兄弟之子以爲殤子之父後平古之人蓋有間代以立後者不

獨後其祖父而已雖曾祖高祖可也此禮之變也晉書荀顛傳
無子以兄孫徽爲嗣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議以爲宜且
曰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雷次宗釋喪服爲人後者
之文以爲不言爲所後之父者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
曾高祖故闕之也次宗與琦所言可謂達禮之變矣或曰殤不
立後疑無母也間代以立後不疑於無父乎曰宗子者繼祖者
也去其父而爲族人之子且爲之服斬衰三年者凡爲祖故也
夫惟虛其世以立之後而不使或紊乎昭穆之次序然後可以
傳宗祀之重而收族之道於是乎在收族所以敬宗敬宗所以
尊祖又何疑於無父乎苟不通乎禮意之變而堅執乎疑無父
之說則大宗或可以無後大宗無後其絕之矣

之世而大宗與之無涉大宗與之其世之矣

而面及於其世父平言不臣平而面之變而退作平其與父
而面及於其世父平言不臣平而面之變而退作平其與父
夫辨其世而立之於前不與古者乎則繼之於中繼之於
也注其父而後入之子且爲之親禮家三平皆其世也
立於其世也則升以立於不與其世父平曰宗于其世也
會以取世關之也大宗與而祀言可謂其世之變之也曰宗
之世以微不言於世也之世者謂其人不與其世而父也
曰宗者而與不與世也當以世也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十三百八十一終

皇清經一千三百八十二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袒裼襲說

無錫蔡司務德晉

古人衣服之制親身則以布爲襯身單衫于祭服謂之明衣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也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爲然故皇氏謂朝服亦先以明衣襯身以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推之可見也于燕居謂之澤秦風豈曰無豈與子同澤鄭箋澤褻衣近汚垢朱注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是也單衫外有襦衣內則衣不帛襦袴張橫渠謂襦今之襖子袴今之褲是也儒衣之外賤者有袍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玉藻緼爲袍梅誕生以袍爲長襦是也貴者則有裘賈洺州謂冬時襯生單衫

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是也裘之外有正服正服者行禮時則服禮服燕居則服深衣也論語緇衣羔裘緇衣者朝君之正服鄭風緇衣之宜兮是也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是深衣爲燕居之正服也但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者捲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旣袒而襲之或旣裼而襲之也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呂與叔云袒謂之裼不袒謂之襲是也袒有左右禮事則左袒刑人則右袒裼則左右皆裼故大射儀士喪禮皆言左袒覲禮侯氏待罪言右肉袒而聘裼襲不言左右也袒有惟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禮記所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并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捲正服之袖以

露其裘而已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言狐白裘上加
錦衣爲禮服而袖必捲起以露出裘也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襲揜也禮服之袖捲起則裘之美露見于外
不捲而揜蔽之則裘之美充塞于內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褱
元緇衣以裼之孔疏取熊氏說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緇綺屬
也夫六冕及爵弁皆禮服之正也以是爲裼則郝仲輿謂古裼
衣卽是冬月之禮服豈不信乎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
裘而弔旣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蓋裘之上爲禮服
捲其袖而露出裘謂之裼袖不捲而揜蔽其裘謂之襲裘當裼
以行禮之時則裼而不得襲當襲以行禮之時則襲而不得裼
表記所謂裼襲不相因也凡旣袒者必襲袒不可常也裼者不

必襲而既襲者必裼敖君善謂朝祭之衣以裼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畢則裼而復其常也合大射士喪聘禮曲禮檀弓玉藻之文考之而袒裼襲之義可覩矣

袒裼襲解辨

無錫蔡司務德晉

古人冬月衣裘裘上加正服其正服有裼有襲裼者兩袖微捲起以露裘之美襲則下其所捲之袖而已乃先儒之論裼襲紛紜舛錯計其謬訛凡十有六皆可援經傳以正之有謂裘外之衣有二重裼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洛州吳草廬敖君善郝仲輿梅誕生萬充宗之說也有謂裘外之衣三重裼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者孔仲達方性夫陳可大林次崖徐伯魯之說也夫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

正服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綃衣以裼之孔疏引熊氏說以爲六冕及爵弁之色皆禮服之正也以其裼而露裘謂之裼衣亦曰裼裘以其襲而揜裘謂之襲衣亦曰襲裘其實裘外止一正服也安得或岐而爲二或岐而爲三乎其誤一也古人不以裘爲正服故于裘上加正服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卽秦風所謂錦衣狐裘錦衣之上未嘗更有衣也鄭康成乃謂錦衣復有上衣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賈洺州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孔仲達則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夫鄭賈以襲衣爲正服則裼衣安所用之孔氏以正服在裼衣襲衣之外則裼襲二衣又安所用之况裘內有袍澤之屬裘外有正服而其間又有

裼襲二衣則重累臃腫甚矣何以能勝周旋百拜之禮詩言衣
錦絅衣裳錦絅裳乃婦人之服亦非以裼裘也鄭氏乃據之以
証裼襲之制不亦支離附會已乎其悞二也郝仲輿云古人裼
衣卽是冬月禮服又云裘外裼衣卽是朝祭服非裼衣之外又
著朝祭服萬充宗云玉藻云君在則裼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
裼衣卽朝服聘禮旣聘而享賓主必裼以將事則裼衣卽禮服
推此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此說自不易然裼衣旣爲禮服
必當著于外豈可服加他服以揜之孔子緇衣羔裘不聞更有
何服以揜緇衣玉藻元綃衣以裼之不聞更有何服以揜元綃
衣也郝氏乃云裼衣上又著則爲襲又云裼衣之外又以衣揜
襲是有事示變者萬氏則云經不詳裼衣之制疑卽深衣也衣

裳相連全體深遽服之以揜蓋裼衣又云加深衣則曰襲不
加深衣則曰裼夫深衣乃燕服玉藻所謂朝元端夕深衣深
衣所謂善衣之次鄭康成亦謂深衣所以襯禮服安得反加
于禮服之上乎聘禮行聘之時賓主皆襲既聘而享賓主皆
裼如萬氏說聘禮盛大賓主尊嚴之際反服深衣享禮稍殺
反服禮服是深衣反尊于禮服也何以爲善衣之次乎萬氏
又解大裘不裼云郊時王衣大裘袞衣以裼之袞衣外更襲
以衣是之謂充美夫郊祀大典袞衣盛服乃反加深衣以覆
蓋之不已褻乎其悞三也正服一也而裼襲則隨時異宜表
記云裼襲不相因者謂先裼而遇當襲之時則襲先襲而遇
當裼之時則裼未嘗相因而不改也孔仲達曲禮疏乃云去

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裼萬充宗云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郝仲輿云單衣曰裼重拵曰襲應子和云交錯而相易曰裼層疊累沓而揜覆曰襲又云裼襲異宜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不以襲衣而因爲裼不以裼衣而因爲襲如諸儒說則當裼時必脫去襲衣當襲時必復加襲衣也不思聘禮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裼降立授受須臾不下堂不入次易服于何所乎射喪諸禮言袒襲者皆忽袒忽襲豈得於行禮之所忽而脫衣忽而著衣乎其悞四矣呂與叔云袒謂之裼不袒謂之襲蓋裼有袒義故經傳恒以袒裼並言詩袒裼暴虎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但袒有二禮事左袒刑人右袒而裼則左右皆裼故大射士喪言左

袒觀禮言右袒而聘禮於裼不言左右也鄭康成注大射云袒者左免衣又注聘禮云凡袒裼者左孔仲達曲禮疏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故鄭氏謂裼者左袒也敖君善聘禮注裼者偏免上衣見裼衣此裼亦左爲之如鄭孔敖氏之說則裼亦如袒之有左右而禮事惟左裼矣何以左右袒見于經見于史而左右裼並不見于經史乎且裼以露裘何以獨露左袖而不露右袖乎其誤五矣袒裼之別在裘曰裼在衣在體皆曰袒在體之袒袒衣而露臂所謂肉袒也在衣之袒袒外衣見裏衣所謂袒朱襦袒纁襦也裼則惟袒外衣以露裘而已孔仲達陳可大乃云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襲二衣夫裼襲止施于裘豈得兼葛言之耶其悞六矣玉藻云裘之裼也

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言裼則裘之美見于外襲則裘之美充乎內裼言裘襲言服互見耳檀弓曾子子游之弔固嘗言裼裘襲裘矣萬充宗則謂于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于襲曰服之襲襲在服外也豈知言裘之裼舉裘以見外之有服言服之襲舉服以見內之有裘乎乃斷以爲襲在服外其悞七矣見美充美本指裘之美而言鄭康成乃云袒而有衣曰裼孔仲達謂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如皮弁之屬揜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又云裘之裼者裼衣上雖加他服有開露裼衣而見裼衣之美服之襲者謂所加上服揜襲裼衣而覆蓋裼衣之美敖君善亦云襲謂襲上衣不見裼衣也夫羔裘麕裘之類可言美若緇衣素衣

之屬何足言美况以見美充美爲褻衣之美則是褻襲在衣不在裘而何以言褻裘襲裘也其悞八矣古人衣領之制惟深衣篇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吳草廬乃有禮衣直領深衣曲領之說又云褻裘者褻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褻衣也襲裘者褻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揜蔽褻衣也林次崖徐伯魯宗其說又謂裘外之衣有褻襲及正服三重褻與襲全在第二重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之異惟所當而服之夫如吳氏說襲衣卽正服而有直領曲領二者則行禮或褻或襲必易服從事如林氏徐氏說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而其外猶有正服則褻與襲必先脫去正服更換襲衣乃復著正服不尤迂滯乎且直領曲

領之別經史亦無明文可據也其悞九矣諸儒雖以裼襲爲二衣未有能言二衣之異制者宣城梅誕生始云裼衣乃半袖單衣加于裘之上襲衣乃有袖全衣加于裼之上如其說則行禮時忽裼忽襲而襲衣亦必忽脫忽著矣且行禮有裼時有襲時是裼與襲俱爲禮服以禮服而止半袖可乎况半袖之說亦屬無稽其誤十矣裼以見裘之美卽以爲見裼衣之美亦必襲衣上無正服裼衣始露見耳方性夫乃謂襲衣之上有正服所謂裼衣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所謂襲衣者未嘗無裼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襲夫襲無論矣以裼言之襲衣旣揜裼衣于內正服何以能露裼衣于外若此孔仲達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之說而襲衣與正

服俱開露以見裼衣則欲見裼衣之美者止一正服足矣何
必有襲衣則欲見裘之美者亦止一正服足矣何必有裼襲
二衣有裼襲二衣必三重俱袒乃能見裘之美無裼襲二衣
惟袒正服亦足見裘之美然則此二衣不誠贅設乎其誤十
一矣裼裘之法不過捲起兩袖檀弓鹿裘祛裼之可也祛袖
口也言鹿裘外之服微捲起以露鹿裘袖口可也萬充宗謂
喪中之袒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揜之愚則謂凡袒與裼
皆捲起衣袂不止喪中之袒而已賈洺州乃謂裼者袒衿前
上服見裼衣萬充宗又謂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襟裘上衣裼
衣胸前裘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皆臆說也鄭孔旣以裼爲
左袒矣聘禮注又以爲裼者免上衣見裼衣曲禮疏又云去

體上外服見在內裼衣則似裼爲脫去襲衣矣又云開皮弁及中衣謂之裼則裼又似開露前衿矣皆騎牆之見也陸稼書云襲裘不入公門孔疏裼襲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然不言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此又胸無定見徘徊兩可不知行大禮時自有一定之制非可二三其說也其誤十二矣士喪禮左袒賈洛州以爲袒左袖孟子袒裼朱注以爲露臂古人之袒如是而已至佛氏始有偏袒右肩之語梅誕生云袒偏脫衣則是佛氏之袒非古人之袒也又云凡獨言袒但去襲而露裼言袒裼則并去裼而露肉此說近之而未盡當云言裼則去裼而露裘言袒裼則并去裘而露肉若獨言袒則惟去

衣而露肉也如是義理方足而去之之言尙不能無病其誤
十三也衣有袒襲見射禮及喪虞禮裘有裼襲見聘禮正可
參考以明其義士虞禮言鈎袒敖君善謂外卷其袂以出臂
此正袒之法亦卽是裼之法萬充宗乃謂裼襲不得與袒裼
相混喪虞射禮之袒襲與裼襲不同又與袒裼下同亦不可
混而以先儒註裼襲皆不免與袒裼混爲病不亦好爲離截
而無當乎其誤十四也檀弓練練衣黃裏縗緣鹿裘橫長祛
祛裼之可也蓋喪至期而練其時有功衰爲禮服以象吉時
元端有練衣以爲燕服以象吉時深衣練衣之制黃爲裏淺
絳色爲緣冬時以鹿皮爲裘而橫長其袖衣于身爲縱袖于
衣爲橫末練之時袖皆短至此則長之也祛裼之者鹿裘外

加練衣則卷起練衣之袖以露鹿裘之袖也如鹿裘上加功
衰衰袖短亦露鹿裘之袖陳用之所謂裼受服以見鹿衣之
美也故鹿裘上惟加一服行禮時則加功衰燕居則加練衣
孔仲達以練衣爲中衣而謂是時外有衰內有練中衣中衣
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仍是三重之說其悞十五也古人
之衣內有襯身单衫及襦袴皆褻衣也褻衣上不可遽加朝
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間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則以
葛爲中衣冬則卽以裘爲中衣蓋著在褻衣禮衣之中間謂
之中衣非有定制也孔仲達乃以襲衣爲中衣則中衣在裘
之外玉藻疏又引皇氏語謂夏則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
服冬則中衣之上加裘裘上加朝服則中衣又在裘之內皆

不知何衣也其悞十六矣此十六悞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非合而辨之不惑于此必惑于此而禡襲之義幾于隱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大興朱相國註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王使來仲子飾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歸而不肯朝之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于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爲終不朝而不得已三字懸而無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也以其對其要爲非則斥之可矣何嫌何迫况旣迫其言而無歸又何違其請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旣不朝矣齊王怪而究

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亟白于景丑氏耶
蓋聖賢之言動不遠人情前者齊王就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
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出弔以使之聞之乃問疾醫來
既近于禮而趨造之對要路之請又迫于信必矯而拂之非情
也此不得已而遂朝也既朝則前次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
不得已而申其說于景子也鄙意以爲不得已實兼此二意然
苦無以爲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
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于大夫景丑氏之家云云不
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真先獲我心矣故讀書
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參考也

孔子不出妻解

大興朱相國珪

有問于子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予曰傳者之譌也何以證之
吾曾謁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楷木聖像暨聖配升官夫人像
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爲而世祀之也曰孔氏
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
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
于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其三爲子思
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
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伋則安能是也若
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譌也然則記稱伯魚
之母死期而後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子曰噫甚也是何
解與曰父在爲母期年屈于所尊也故又子節之曰伯魚何爲

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爲忌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
總之聖人以五倫示人則必不出妻矣

書孟子四考後

大興朱相國珪

子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予
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束諸書篋矣及到京師耕厓屬蘇生琳
趣此稟甚迫已托阮編修元爲予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
所質于周君故復申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
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
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據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之生當在周安王世
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旣

叛之後案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
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己卯爲周元年則八
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
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
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
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
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
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
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
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卽其自叙去就先後本末之
跡故始于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

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仿或爲滅燕者潛王孟子曾再入齊見
潛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足用爲善
若潛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太公周公
始封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圻之言合而
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
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徑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
可信何也孟子與慎子辨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慎
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
周官耶故鄙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况地理古今相距不甚
懸絕可案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
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

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徑魯境

者計不過百二十里耳案今曲阜卽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

十里爲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

獲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

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境也成四

年城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

水縣又東五十里爲汴城魯汴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縣

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

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

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

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

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寧陽縣

菟裘在寧陽西北

在府北五十里

魯闕邑

又東北九十里曰鉅平城

魯成邑

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

魯中都

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案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焉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

周立學古義考

元和顧茂才千里

周大學小學之古義有二鄭君三禮注天子大學一在王宮之東備虞夏殷三代大學之制小學一在西郊爲有虞氏之庠制是所謂周立四代之學是所謂天子設四學諸侯與天子相變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用殷制俱有明文此一義也

大戴禮保傅大學有東南西北中五學亦見賈子新書漢書賈

誼傳

東原戴氏校定大戴禮云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

傳精確之極於鄙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言此五學皆在明堂

入此論亦爲合矣辟雍之內者尤詳其小學及諸侯大小學之制未有明文此又

一義也二義不同家法固然又何足怪

保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鄭禮記注十五

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二義不同有如此者

由鄭氏言之立四代之學於大學一處

然則無所謂五學由大戴言之立五學於大學一處然則無所

謂四代之學是其所不同者皆在大學漢代諸儒與大戴同而

與鄭異者如此而已載孔氏詩靈臺正義頗詳可覆按也至王

肅注禮記則始云天子四郊有學夫肅以前絕無此義也肅之

義於古義有二之外不用家法別爲異義者也與古義非有同

也倘曰同於大戴乎則肅但貌襲大戴五學之名耳其實乃將大戴大學之中學獨當大學之處將大戴大學之東南西北學別置四郊四處而云去都五十里而烏得言同夫然故禮記虞庠遂不得仍在西郊也遂不得不破王制內則經之西爲四也遂不得不解祭義四學爲四郊有小學也於是而其不同於鄭者不唯在大學而更在四郊於是而以之難鄭欲使四郊之義立西郊之義破而鄭注上東上西以及王者相變之宜等說皆將於經無所施其尤巧者在陰背大戴之義而陽借其名欲使諸儒之與鄭異者卽盧植穎容之屬皆將與己爲援與鄭爲敵雖然吾以爲此正肅之所以心勞日拙也夫大戴之五學在明堂一處而皆爲大學肅之五學在國中四郊五處而爲一大學四小學

所能貌襲者東西南北中之名而其善固判然懸別全不能襲也吾以爲於此有人焉明其義不惑其名剖析二義所言之處一如此一如彼則肅義之非鄭義者本易明卽肅義之非大戴義者又豈難明而尙有可假借哉奈何劉芳上表謂大學在國四小在郊是明以肅義爲說者也而仍引大戴保傅謂周之五學于此彌彰則誤矣在芳之意以爲彰五學者莫彰於保傅之明文而不思彰五學之非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者正莫彰於保傅之明文也獨不觀夫蔡氏明堂月令之論乎其言云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脫入北大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信而貴齒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

大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前後反復數千百言申明明堂共有五學總爲大學之義天下豈有將一明堂隔開五處遙遙散布於國中四郊者哉其無預於芳之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可知矣而芳乃欲以彰其五學乎哉是劉石經之學識遠在蔡石經下而深失大戴之義者也芳表又云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則又誤矣夫鄭無所謂五學之義卽無所謂并師保爲六學之義此注云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者因下經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及下經此大學之道也立文何嘗有毫釐可證鄭師保之外凡有五學而芳乃欲以大學庠序四字證其所謂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者乎不詞亦甚矣是劉又深失鄭之

義者也總由誤執四郊之說而不能分析一西一四爲鄭王所異之大端耳度其所撰三禮義證必同此誤以後崔靈恩言立

學有四郊及國中皇侃言四郊皆有虞庠承譌襲舛曾莫審正

又按通典五十三引崔靈恩云學制有二十一云制與明堂同體

一云有四郊及國中是崔但未究鄭義尙不至并於大戴義已

勝劉唯賈孔二君卓然遠見據經注正文定鄭義爲周天子大

學東膠在王宮之東小學虞庠在西郊凡三禮內關涉此事者

貫串交通了無異說然後鄭義明然後鄭義之非肅義者明然

後鄭義之非大戴義者亦無不明嗚呼可謂深識家法有功禮

經矣吾願天下之志在明經者篤信之謹守之勿爲他端所淆

又以肅義在國中四郊五處不容依託於大戴義之在明堂一

處者推見其至隱而分別鄭之義大戴之義與夫肅之自爲肅

義如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以爲觀於此而知明學制之易易也
是爲考

釋名略例

元和顧茂才千里

顧千里曰釋名之例可知也其例有二焉曰本字曰易字是也
雖然猶有十焉曰本字曰疊本字曰本字而易字曰易字曰疊
易字曰再易字曰轉易字曰省易字曰省疊易字曰易雙字本
字者何也則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以上釋上如此之
屬一也疊本字者何也則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
蒼釋蒼如此之屬二也本字而易字者何也則宿宿也星各止
宿其處也以止宿之宿釋星宿之宿如此之屬三也易字者何
也則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顯釋天如此之屬四也疊易字者

何也則雲猶云云眾盛意也以云云釋雲如此之屬五也再易字者何也則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再釋腹如此之屬六也轉易字者何也則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轉釋荒如此之屬七也省易字者何也則綈似蜚蟲之色綠而澤也以綈釋綈而省綈也之云如此之屬八也省壘易字者何也則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釋昊而省猶皓皓之云如此之屬九也易雙字者何也則摩娑猶末殺也以末殺雙字釋摩娑雙字如此之屬十也十者非他也二例之分焉者也第二以上本字例分者二第四以下易字例分者七而有第三之一例半分於本字半分於易字者在其間以相關通然則易字之所由生固生於本字而已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讀者循是

而一一求焉凡今本脫誤之當補正者無不可知也至於尤脫誤而非復能補正者亦無不可知也吳子志忠將治釋名屢咨其所難知者於予故略舉本書以明其例書而貽之

廣復古編序

元和顧茂才千里

予自辛未冬泊甲戌秋在孫淵如觀察治城山館者幾及三年爲淵翁校刊續古文苑華陽國記抱朴子內篇古文尙書考異紹熙雲間志等書兼爲鄱陽胡中丞重翻元槧通鑑注時淵翁從弟星海邃堂方講求說文正俗字案頭草稿盈兩三尺無暇取而細讀也又二年及今丙子之夏書成淵翁署名曰廣復古編發凡起例邃堂自序詳之矣以予粗通小學復移書屬序乃爲之序曰周官保氏書有六其五盡見於說文其一不盡見於

說文夫象形指事會意轉注諧聲於說文九千餘字下所載之外後人斷不容別贅一語故謂之盡見也九千餘字之假借其多未易數計載於說文者特千百之一余故謂之不盡見也然則何以獨於假借不盡見也曰不能也假借者依聲託事也天下之聲無窮天下之事又無窮則聲之依事之託亦因之而無窮而何能盡見也近今好古之士每慨叔重氏以後小學浸失鄉壁虛造日出不止九千餘字或相倍蓰幡然思按始一終亥以繩之不佞疇昔弗揆禱昧亦嘗從事輒以爲盡見之五說文具在奪而正之也易不盡見之一網羅放佚奪而正之也難雖然自唐虞至秦漢假借字之可徵信者則經典傳注也三史舊讀也諸子詞賦也碑版遺文也其餘縱有無窮之聲之事之依

且託亦均歸於無徵不信矣是故在當年方爲無限斷之假借而至今日已成有限斷之假借舍其無限斷而取其有限斷獨不可勒爲一書輔佐說文而行使六書之道大白於天下也乎奔走備筆倏忽年艾冗雜憂苦智慮短耗任重道遠自分靡就茲讀是編博學精學區分類聚庶幾許書之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視不佞曩所規爲恢恢乎兼容包并之不亦善哉遂堂又有與觀察合撰擬篆字石經稿若干卷與是編互相發明皆世間不可少之書曰廣曰擬乃謙而又謙之辭開卷題目卽無學子虛僑習氣知書之矜慎能傳矣是爲序

列女傳攷證

元和顧茂才千里

棄母姜嫄

汝居稷播時百穀

此用堯典文也詩正義引鄭注云汝居稷官種蒔五穀是鄭尚書本作居字不知者反據

今尚書舜典改此傳亦為后稷其誤甚矣

契母簡狄

立子生商

高誘呂覽注所引亦無帝字王伯厚詩攷不載

啓母塗山

釐爾士女

今毛詩作女士王伯厚詩攷不載

衛姑定姜

以畜寡人

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釋文云此是魯詩王伯厚詩攷後序云楚元王

受詩于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

齊女傅母

碩人

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魯季敬姜

倪齒

毛詩爾雅作兒說文作齟字同

貽厥孫子

段玉裁曰詩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孫子

鄒孟軻母

匪怒匪教

今毛詩作伊教王伯厚詩攷不載

晉文齊姜

彼美孟姜

段君曰今詩作叔姬亦作淑姬

寤言

今詩作晤

秦穆公姬

且告穆公曰

左傳釋文及正義謂自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為後人所加今此傳亦有之蓋采自他書也

楚老萊妻

療饑

惠松崖先生毛詩古義云鄭箋讀樂為癩韓詩說也廣圻按韓詩見釋文及外傳此是魯詩說文療即癩之或體魯

與韓同王伯厚詩攷未采此誤遺之也

得孫母

郭外萌

古書多用萌字如說文民眾萌也來部下引周禮以興

萌隸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揚雄傳
遐萌爲之不安後漢書杜篤傳忿遐萌之不柔宦者傳皆剗割
萌黎韓非子八姦五曰民萌呂覽高義比於實萌鹽錢論三代
之盛無亂萌吳都賦李注引戰國策臣觀人萌謠俗皆未經改
去又孟子音義亦云氓或作萌而管子輕重丁此字尤多則間改爲氓矣

魏曲沃負

關雎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
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

魯詩也章懷注楊賜傳云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王
伯厚詩攷後序云關雎齊魯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

衛宣夫人

匪石

王伯厚詩攷引作非石

匪席

詩攷引作非席

蔡人之妻

三書經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九

朱苴 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其母乃作

王伯厚詩攷及後序引皆以為即蔡人妻作誤也其說乃韓詩

章句引見李善辨命論注

黎莊夫人

式微

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中路

今詩作露

息君夫人

乃作詩

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魯孝義保

括之子伯御

韋昭注國語云括武公長子伯御也宋庠補音云伯御乃括之子引史記及人表為證廣圻按此傳

亦同宋駁是也與魯人作亂

公羊傳云則未知為魯公子與何休注不知欲殺孝公者納篡邪廣圻按據此傳是

納篡稱舅 公羊傳何休注云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妻子邪廣圻按據此是妾子也

魏節乳母

阿者段君曰內則作可者鄭注喪服曰可者賤於諸母謂傳媵之屬按華孟姬傳楚昭伯嬴傳皆言保阿然則內則當從傳作

阿者

梁節姑姊

節姑姊

左襄廿一年傳公姑姊釋文曰或云列女傳稱梁有節姊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云云廣圻按

據傳云兄子則姊字良是而隸釋載武梁祠堂畫像亦作姑姊何邪

齊管妾媵

從我焉如

王伯厚詩攷逸詩引作從來焉如

齊東郭姜

本實先敗

今毛詩作撥王伯厚詩攷未載

續

周郊婦人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三

經義叢鈔

三

取辟不遠今詩作譬王伯厚詩攷未載

陳國辨女

其梅則有

段君曰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作其棘則是

毛詩異字攷

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經書古人多通用字齊韓魯三家詩與毛詩字異者亦多通字也然人見三家詩字與毛詩異不知毛詩中亦多謚同而字不同之處也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害何也邶風雄雉曷云能來小雅漸漸之石曷其沒矣曷亦何也害曷二字通召南蔽芾甘棠毛傳蔽還歸小雅黃鳥言旋言歸還旋二字通召南蔽芾甘棠毛傳蔽芾小兒大雅卷阿云弗祿爾康矣毛傳弗小也芾與弗字通召南召伯所憇憇息也谷風伊余來墜大雅假樂民之攸墜民勞

可小惕慄惕皆息也說文無慄字玉篇屨息也屨卽慄字說
文心部惕息也徐鉉云今別作慄非是是惕爲本字慄慄亦與
惕通召南寔命不同大雅韓奕實墉實壑寔實二字通召南委
蛇委蛇通作佗鄘風偕老委委佗佗字作佗邶風柏舟耿耿不
寐耿通作頌爾雅頌光也小雅無將大車不出于頌字作頌邶
風綠衣俾無訖兮鄘風載馳許人尤之訖尤二字通邶風燕燕
瞻望弗及魯頌闕宮魯邦所詹風俗通引作瞻瞻詹二字通邶
風日月報我不述爾雅作不述云不蹟也釋文引孫炎云述古
述字大雅述駿有聲字作述邶風谷風不我能慄慄養也與畜
同小雅蓼莪拊我畜我字作畜邶風旌丘狐裘蒙戎春秋傳作
龙茸商頌爲下國駿厖荀子引詩作駿蒙龙厖蒙字通邶風泉

水不瑕有害傳訓瑕爲遠是瑕通作遐小雅隰桑遐不謂矣字作遐衛風氓云無食桑甚魯頌泮水食我桑黹甚黹二字通邶風靜女愛而不見說文引此詩作優優訓爲隱大雅烝民愛莫助之傳愛隱也正義曰釋言文釋言作蔓是愛優二字通鄘風鶉之奔奔左傳禮記引作賁賁小雅白駒賁然來思釋文云徐邈音賁爲奔是賁奔二字通王風中谷條其獻矣獻蹙口出聲也召南江有汜其嘯也歌亦作嘯字通鄭風佩玉將將小雅采芑八鸞瑲瑲大雅韓奕八鸞鏘鏘將瑲鏘三字皆通鄭風東門之墀有踐家室毛傳踐淺也秦風小戎伐收毛傳伐淺也踐伐二字通齊風東方未明折柳樊圃小雅營營青蠅止于樊樊藩也大雅板之詩价人維藩字作藩樊藩二字通唐風蟋蟀歲聿

其莫聿與曰通小雅角弓見睨曰消大雅抑曰喪厥國釋文引
韓詩皆作聿字蟋蟀歲聿其逝逝與噬通有杖之杜噬肯適我
釋文引韓詩噬作逝字秦風小戎虎韞鏤膺韞弓室也鄭風抑
鬯弓忌鬯亦弓室也韞鬯二字通陳風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
王逸楚詞注引此詩作蕩湯古蕩字齊風魯道有蕩大雅蕩蕩
上帝字皆作蕩陳風東門之楊明星哲哲小雅夜如何其庭燎
晰晰哲晰二字通陳風月出佼人僚兮佼人美人也字通作狡
鄭風山有扶蘇乃見狡童又彼狡童兮毛傳云昭公有壯狡之
志正義云狡好之幼童孫毓又以為佼好之佼是狡佼二字通
陳風月出勞心慄兮爾雅慄慄勞也小雅巷伯勞人草草毛傳
草草勞心也是爾雅慄慄勞也卽釋巷伯勞人草草慄草二字

通檜風素冠棘人藥藥分小雅六月我是用急大雅文王有聲
匪棘其欲江漢匪疚匪棘急棘音義同二字通幽風鴟鴞鷺子
之閱斯小雅蓼莪長我育我鬻育二字通又或敢侮予小雅常
棣外禦其務左傳引作外禦其侮務侮字通幽風破斧四國是
叱爾雅郭注引詩作訛叱訛字通小雅無羊或寢或訛字作訛
小雅常棣亶其然乎亶信也天保俾爾單厚毛傳單信也亶單
二字通杖杜四牡瘡瘡爾雅瘡瘡病也大雅板云靡聖管管傳
管管無所依繫瘡管字通小雅車攻選徒囂囂囂囂通噉十月之
交讒口囂囂詩釋文引一作噉鴻雁哀鳴噉噉大雅板云聽我
囂囂毛傳囂囂猶警警也車攻四牡奕奕爾雅奕大也周頌噉
嘻亦服爾耕箋亦大也亦奕字通小雅斯干似續妣祖鄭箋似

讀如已午之已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似已二字通斯干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大雅生民實覃實訃訃爾雅云大也訃芋二字通小雅節天子是毗爾雅字作毗云厚也采菽福祿膍之釋文引韓詩云膍厚也毗膍二字通節南山則無膍仕爾雅字作膍云大也巧言亂如此膍昊天泰膍膍大也膍膍二字通正月瘋憂以痒雨無正鼠思泣血鄭箋鼠憂也瘋鼠二字通桑扈兕觥其觶周頌良耜有捄其角觶捄皆訓角上曲兒二字通賓筵無俾大怠大與泰同巧言昊天泰膍字作泰二字通采菽彼交匪紓紓紓緩也大雅江漢匪安匪舒舒緩也紓舒二字通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檜風裳楚猗儻其枝阿難字作猗儻字通小雅都人士我心苑結檜風素冠我心蘊結兮

蘊苑二字通茗之華牂羊墳首墳大也魚藻有頌其首頌大也
正義云頌與墳字異音同是墳頌二字通大雅文王無遏爾躬
商頌長發則莫我敢曷曷遏二字通又疊疊文王爾雅疊疊勉
也棫樸云勉勉我王荀子引作疊疊我王疊勉二字通縣混夷
駮矣孟子混夷字作昆夷字通混又通串皇矣串夷載路說文
無串字字作貫貫與昆通是混串二字亦通皇矣度其鮮原毛
傳用爾雅訓小山別大山鮮公劉陟則在巘毛傳巘小山別于
大山也是鮮巘二字通板之詩价人維藩价大也小雅甫田攸
介攸止大田以介景福介亦大也价介二字通大雅蕩其命匪
謏謏信也大明天難忱斯忱亦信也謏忱二字通抑云實虹小
子毛傳虹潰也召閔蝥賊內訌毛傳訌潰也正義俱以爲爾雅

釋言文虹虹二字通又用邊蠻方鄭箋邊當作剔魯頌泮水狄
彼東南鄭箋逃當作剔爾雅釋文引說文邊古逃字是邊狄二
字通攷已上詩中異字或從省文或爲假借要皆字之相通者
也知毛詩中字有不同可以知齊魯韓三家詩字之不同而凡
經傳子史引詩之不同亦可恍然悟矣

爾雅猶字說

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爾雅猶字訓最多其訓有九字皆作猷俗字也或作繇通字也
俗字宜改通字可從釋詁云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

肇基訪謀也猷當作猶猶訓爲謀詩中字皆作猶

案詩中猶字二十一召南

小星篇寔命不猶小雅伐木篇猶求友聲采芑篇克壯其猶斯
干篇無相猶矣小閔篇猶回遙我視謀猶不我告猶匪大猶
是經巧言篇秩秩大猷爲猶將多鼓鐘篇其德不猶角弓篇君
子有徽猷白華篇之子不猶大雅文王篇厥猶翼翼板之篇爲

猶不遠猶之未遠抑篇遠猶辰告桑柔篇秉心宣猶周頌訪落篇繼猶判渙般之篇允猶翁河魯頌泮水篇式固爾猶諸猶字中惟秩秩大猷君子有微猷猶又云爰粵于那都繇於也猶作字作猷此二字亦疑誤當改

繇通字書大誥猷大誥爾多邦

此猷字亦釋文引馬融本字作譌孔所改

繇又云話猷載行訛言也猷當作猶又云迪繇訓道也繇猶通

字方言云裕猶道也東齊曰裕亦曰猶又云鬱陶繇喜也繇猶

通字禮記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大戴禮文王官

人篇云喜色猶然以出字皆作猶又云卒猷假輟已也猷當作

猶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傳云猶者通可以已也又文六

年猶告于廟穀梁傳云猶之爲言可以已也字皆作猶釋言云

猷圖也猷當作猶詩小雅白華篇云之子不猶鄭箋云猶圖也

禮記儒行篇云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鄭注云猶圖也字皆作

猶又云猷若也猷當作猶論語吾猶人也猶卽若字之誼又云猷肯可也猷當作猶此卽申釋上文若字之誼爾雅字多正體亦多俗字猶字皆作猷雖云隸體之變恐舊文必不若是皆宜改正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同名攷

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草木蟲魚鳥獸爾雅所釋有同名者或音轉于雙聲或文歸于通字如釋草中蓀蓀之與苗蓀字相通也蕨攪之與芙蓉音相轉也離南活茆倚商活脫攷之古音無不相合他若釋草有果羸而釋蟲亦有果羸釋草有蒺藜而釋蟲亦有蒺藜釋鳥有天雞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之顯然者至于釋草之菘蘿與釋蟲之蜚羅釋草之葵蘆葩與釋蟲之蜚蠃葩皆取音同又釋草

有莖莖藟釋木亦有莖莖著釋木有諸慮名山壘釋蟲亦有諸
慮名奚相釋蟲有密肌繼英釋鳥亦有密肌繫英郭氏景純或
疑有重出之文不知古人命名不嫌相假或因其色同或取其
象類俱未可知故郭氏注莢蘆葩云葩宜爲蕝是不必改也監
本爾雅釋蟲果羸字中不從果從虫攷唐石經作羸是石經可
從也案釋蟲果羸爲細腰蟲而釋草枯樓之果羸亦有長而銳
者然則命名之同兼寓象形亦堪會意六書之誼皆可貫通又
釋草茨蒺藜言其多刺不可近故名蒺藜而釋蟲螂蛆之蒺藜
今蜈蚣也蜈蚣亦難近非猶之蒺藜歟又釋草莠羅蒿屬也其
色多白今釋蟲之蜚羅卽蠶蠶其色亦白矣他如奔星爲杓杓
言其星光似杓杓然也而石杠謂之倚倚亦謂之畧杓是石杠

之橫水而過亦猶奔星之如水而流故同有豹名釋山獨者蜀
蜀爲蟲名獨行而無匹山亦假借其名理葦草戎葵之爲蜀葵釋
畜大鷄之爲蜀雞同一取義若夫籩條爲竹席之名而口柔之
人亦名籩條戚施爲魯諸之稱而面柔之人亦稱戚施并人亦
假物以爲呼矣而又何疑于草木蟲魚鳥獸之類哉

爾雅釋草辨類序

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夫陰陽之位定而甘苦之草生焉土會之宜辨而膏莢之利溥
焉蘊蒨伊始能感化機蕃蕪有形亦關治象是以粟變爲苗苗
變爲穗其生也有時莽下于蕭蕭下于薜其成也有等園庭作
疏藉以博聞圖狀能成稱爲格物然問織待婢學嫁求農目驗
良難神謀必惑矧爾雅釋草一篇極眾卉之殊形本六書之奧

旨或從方語或廣異名或音轉于雙聲或文歸于通字或名同而實異或名異而實同彼夫改日及而不知見大戟而稱器固已無煩品藻不足低昂卽凡業號專門學稱多識而陽山之稌目爲明粢首種之文名爲宿麥始誤于唐之蘇恭繼紊于宋之蘇頌而又毛傳之釋野苳訓爲苳苳而不引藟蕭孔疏之解董茶指爲烏頭而不明苦堇陸璣不知王芻蕭蓄之卽爲菜竹張揖竟以月爾蕨醜之皆爲紫萁薪莫亭麻兩物也陳藏器不識其分薜薜蕨揀一物也徐楚金不知其合蕪菁蘆菹齊民要術獨異于方言栝樓蕨姑廣雅釋草不同于高誘崔豹則混虵虺戎葵之形索隱則合馬藍寒漿之種甘草爲藟而沈存中以爲其葉如槐苦菜爲茶而陶宏景以爲其類是茗夫一物之不知

亦大儒之所耻今述曾乃審眾說之紛紜本前賢之論斷六穀
九穀定厥主名甲貨乙貨分其異類如防葵狼毒投止水而分
明若麩蕪蛇牀聆芳馨而辨別斯易言菟陸詩詠萊葑禮載董
葵書稱篠簜庶幾展卷而易析其形呼名而輒明其類也矣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
禮又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蓋古者一
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畫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
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
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
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

六百萬夫之地因有肥磽不同折實爲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以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繁耗一家歲各不同設逐歲大更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事半功倍受下地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三者不同矣然攷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

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不能分而爲三再易之地亦不能并而爲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尺甚短周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迨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之說賴有鄭注而周禮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圭田卽載師士田也先鄭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卽引孟子言爲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卽司徒羨卒也彼遂人職餘夫非是賈疏云遂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

故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是周禮無二十五畝明文也攷鄭注宅田土田賈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至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旣授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廩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子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烏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厥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卽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于貢卽

于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于鄭注之中無由參攷而臆斷者也

說文爾雅相爲表裏論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大戴記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夫爾雅古小學書也區分彙別巨細兼包其體定于元公述于七十子其以類聚何也曰此古小學書之式比類合義連綴成文學僮便于諷習自說文以偏旁形聲爲別可以濟爾雅之窮秦興小篆體更史籀更趨簡易徒隸書行其文非爾雅所能正也又俗儒厭繁樂省一切用隸六經正文謬誤百出許君就小篆合以史籀又經以體緯以聲然後會意指事象形諧聲之學明後世玉篇字林皆推行其緒而說文遂爲字書祖若是說文可包爾雅歟曰六書之

旨轉注明而後重辭累言貫于一假借明而後彼此異義者不
膠于辭二固說文未詳而觀其會通在爾雅蓋同意相受雖具
說文然分部散見于建類一首之義乖至假借義因聲轉由于
前世字少說文九千三百餘文字寔備矣故爾雅通用者說文
已各列于部又說文解經類依師說而漢經儒箋釋聖籍均資
爾雅是爾雅說文之本也且爾雅去古未遠以音表義詁訓名
物或取雙聲或因聲轉至于辯章六藝囊括九流較說文之取
漢律證方言者體更正大故爾雅進于經說文列小學然說文
區分子母各歸部分後縱有舛誤大綱終不可亂去聖數千載
得識三代之文不可謂非功也爾雅自樊孫傳述已有異同遞
因隸變草木蟲魚偏旁妄置向非說文爾雅之俗文何以覈歟

又漢自十四家博士竝立重以古文其間短長得失各有意旨
說文能綜貫之文同訓異訓同文異備著于篇其識固非專已
守殘者比雖謂與爾雅同功可也惟說文義主辨字故同物而
文隔部異物而文相接資于考覈艱于成誦蓋著書之體限之
統論之爾雅專明義說文兼言文是說文勝說文因爾雅而增
益之又爾雅勝後世字書皆仿說文爾雅自張揖後無能繼者
蓋通貫六書發揮經籍聚類同條雜而不越非聖賢不能作夫
爾雅定于周公而成于七十子者也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禹貢不著南江鄭君注謂東也者爲南江漢書地理志云丹陽
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氏水經注云江水自

石城東出爲南江又云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徑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按酈言合是也謂合者爲浙江非也漸江自合浙浙卽岷江何以明之漸江發源黟歙而黟歙漢隸丹陽使浙江爲漸餘姚入海者志當歸之漸而不必溯源石城且浙以曲折名漸自黟歙東入海其行徑非曲折也酈誤以漸爲浙顧野王又云浙江不與岷江涉後人遂謂浙江非禹功所及請以經斷之東迤旣爲南江而文在北匯上則東迤時江未別南北鄭君以迤爲邪行會稽爲極東故終言之然漢水至大別入江而彭蠡下卽爲北江未聞以江合漢而毗陵之入海者爲漢漸旣與岷江合入海之處當从大名使因合漸而謂餘杭下盡漸委則淇共入河汶入濟泗沂會淮到海處皆當以

所會水名矣又漸進也入也漸入于江又爲江水所漸漬故得江名荊州九江鄭君以九江從山谿出皆東合爲大江則水以江名者必其能通江今反以漸概江誤矣說文于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于漸字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明辨哲矣從許君說

樂章樂器考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禱

三百篇之詩古皆入樂詩卽樂章也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樂日微漢雅樂郎壯夔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至晉室而鹿鳴又無傳矣繼風雅者唯樂府然見于諸史志者其聲不傳今統論之短簫鏡歌鞞舞歌拂舞歌鼓角橫吹胡角相和歌吟歎四絃平調瑟詠楚

調大曲白紵歌清商此風雅之聲也郊祀十九章東都五詩梁
十二雅唐十二和頌聲也而又有別聲如漢房中之樂十七章
是漢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二曰雅頌樂三曰黃門鼓吹樂
四曰短簫鐃歌樂然郊廟上陵應用頌而用大予天子宴羣臣
應用雅而用黃門亦知黃門大予古有其樂否乎至曹魏準鹿
鳴作於赫篇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
篇祀明帝祀廟以風雅頌竟亡矣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
三朝之禮展轉用之人鬼雜施得所之義何在也鄭樵言樂失
于漢而大亂於梁其此之謂歟古樂鐘磬琴瑟壎箎柷敔今樂
則用箏笛鼓板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
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

以斗土填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蓋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古今之分分於聲之變而不在器也然古之器于琴瑟之外其用者後亦多改制如玉朴所製編鐘而宋樂志記隋製內宮懸二十簏以大磬代鐃鐘而去建鼓鐘鼓且非其舊矣況俗樂所用絲又有琵琶絃鼗竹有單簫橫笛頭管革有大鼓小鼓匾鼓木有拍板金有雲璈其無增者亦祇土石耳今器多于古器其明證也段安節謂舜時調八音用八百般樂器周改用五音用樂器五百般唐又減至三百般臆度之詞歟至尺度長短漢志所言累黍法用秬黍中者近儒謂中非獨不大不小之謂乃不長不短之謂蓋員而無縱橫者是中之說無定也朱

子亦以羊頭山黍今不可得而謂溫公所考似可從然尺亦多
據今度律者以周尺爲本而周尺乃與劉歆銅斛尺同荀勖律
尺卽此尺也蔡西山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
百一十分爲黃鐘是亦用劉歆銅斛尺歆斛尺雖不可得而見
而其貨泉則嘗見之矣朱子又謂王莽貨泉古尺徑一寸則是
貨泉十枚爲一尺也然于諸尺中最小隋志謂王莽斛小而尺
短是也至累黍縱黍斜黍之分愈久愈繁苟欲驗之必得眞黍
累百成尺適如其長截管實黍適如其數由是推龠以爲量推
銖以爲權而律與度量衡可同矣而不知何者是眞黍也程子
謂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而又何必紛紛言尺度哉

稷契非帝嚳子說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列女傳曰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迺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迺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迺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淨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于邠號曰后稷按傳言某之母某之女則必著其爲某之妃而姜嫄傳獨闕是姜嫄爲未嫁之女也未嫁而生子熒人聽聞故始棄之旣迺收之後堯封稷于有邠以其爲幼所長育之處稷于有邠雖爲女子子之所出而實無本族詩所謂卽有邠家室是也詩溯后稷發生之祥如厥

初生民時維姜嫄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均言母不及
父以其本未有父故周人制祀典亦享先妣不享先祖也使稷
眞爲嚳子吾未聞知母不知父之爲合禮也列女傳又曰契母
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
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
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
文樂于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
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亳按簡狄傳亦不言爲某之
妃證以呂氏春秋音初篇知簡狄亦未嫁女也音初篇言有娥
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
謐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

飛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釋帝
爲天以爲天令燕降卵于有娥氏女吞之生契是簡狄之吞卵
尚在父母之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
狄少女建疵建疵卽傳所云妹娣歟若是則史遷于殷周本紀
言姜嫄爲帝嚳之元妃簡狄爲次妃而稷契均爲嚳子其說非
歟曰史遷取正于帝繫而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嚳何宜又言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是原亦以簡狄爲嚳妃而稷稱元子以其
爲元妃所生宗帝繫者不獨史遷惟是五帝德爲孔子遺言其
可攷者黃帝爲少典之子顓頊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爲
元嚳之孫蟠極之子帝堯爲高辛之子帝舜爲蟠牛之孫瞽叟
之子禹爲高陽之孫而春秋緯命秣序言少昊傳八世顓頊傳

九世帝嚳傳十世易緯稽覽圖亦言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是所謂少典昌意高辛高陽者必其後裔降爲諸侯不改國氏其云子孫亦謂其子姓雲仍而非直相繼鄭司農知此故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簡狄不言其何人妃亦以世數之相隔也若帝繫不知作自何人迺析言帝嚳四妃之所出于帝王世次外楚之世系獨詳豈因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附綴成之非盡可傳信歟然則殷周之禘嚳何也曰禘郊祖宗之說詳于祭法祭法本于魯語展禽之言今魯語言商人禘舜非禘嚳也虞夏之于黃帝顓頊其世次如五帝德所言稷契誕生旣異而上無可推禘之制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從所王之德推之殷以金德舜以

土德從所生也周以火德嚳以木德亦從所生也禘舜嚳者卽
祀感生之義歟緯言周人之感生帝爲靈威仰而周以火德王
亦取相生說者不察因謂周后稷爲蒼帝所感生則履武之時
何從測于幽冥而知之順五行之生次以制禘此禮家精微之
義而儒者迺因禘嚳而謂稷爲嚳之子并及于契復改展禽之
言謂殷人亦禘嚳失實矣或謂列子言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
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今據中壘一家之言以
疑大小戴可歟曰吾非以中壘之言必可據也中壘所言徵諸
大雅魯頌商頌周禮而合大小戴則傳記也信傳記不若信經
吾于以更知周禮之非僞書而戴記非一家之學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魯詩傳以稷契爲無父詩生民正

義引鄭志五經異義聖證論等書反復辨論皆可引證文選
左太冲魏都賦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注竝引七
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
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又齊故安樂昭王碑文李注引鄒子
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記封禪書或曰黃
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
金德銀白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
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五服九服說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易繫傳陽一君而二民鄭君注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為
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

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大順之世地方萬里也五經
異誼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外
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于東海
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君無駁是萬里
之廣于地有明驗也萬里不止容五服故鄭君注臯陶謨謂堯
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
當四海又云禹邳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
之界萬國之封焉鄭君義蓋以夏之五服與周九服同其析九
服五服也謂夏之甸服于周當王畿其邳于周當侯服侯服于
周當甸服其邳于周當男服綏服于周當采服其邳于周當衛
服要服與周蠻服相當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

七千里卽易注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之說又要服之邨于周當夷服荒服于周當鎮服其邨于周當蕃服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卽易注所謂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也然堯典曰協和萬邦而易注亦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則堯時地實萬里云待禹之邨成者豈鴻水之後有滅削歟鄭君禹貢注謂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言三百里二百里者禹所邨之殘數言其復故域也僞孔傳襲今文家言謂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則夏時之地小于周幾半而王肅誕妄其作聖證論謂禹之時土廣三倍于堯計二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于經旣無徵而注臯陶謨又謂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昧古人開方

之定法啟後世弧直之迂談也

虞翻論鄭解尚書違失專議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禱

虞氏易學冠絕古今而所論尚書頗嫌狃略謂火猶別鄭以今字證古文且下言分析經旨昭然鄭未嘗以火爲北也使鄭作北北豈可訓別乎同訓酒杯于古無徵或謂卽裸圭也如虞義以同爲同則曰瑁連文經有衍字矣且曰瑁字異亦未可通洮類爲澣衣成事蓋因古人敬事易衣且下言冕服語意相承至洮易爲濯以古禘禘同字所謂審以音訓遠近也惟謂柳誤爲昧則鄭自从孔氏古文日將沒有蒙闇意說文訓昧爲闇今文家以柳爲諸色所聚蓋色雜故闇也鄭注周禮自用今文觀其引易詩皆同京韓書可例推今書正義言鄭作柳谷倒文耳家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二終
禱聞之臧在東師曰虞氏旣形章奏豈有不觀鄭氏本經而指
鹿爲馬是不可據禮注疑虞也至以柳爲卯又爲一義與今古
文家皆殊虞氏易多新說茲類是矣然此之爲北時何無據鄭
以駁虞者曰字形相涉或傳寫譌虞氏不繹注文遽與辨駁又
以同爲重文開後刪經字之漸皆虞過也近儒尊鄭盡謂虞誣
又虞所未服夫虞氏性剛直未必效行賂改漆書故智也謹議